

北
史

二
二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四

韋孝寬

兄夔
夔子世康

韋瑱

子師

柳蚪

弟檜
機弟弘旦

慶

慶子機

機子述

肅

從子審言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爲三輔著姓
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爲大
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
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竝即歸附尋
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
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爲軍前驅朝廷嘉

之郎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
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
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
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
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荆
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連璧孝武
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
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
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川
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

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
令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
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
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
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
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
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峭澗
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
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
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

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亦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竝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

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兩頰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

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勲玉壁置勲州仍授勲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

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
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竝致
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
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
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
主帥許盆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
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
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
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廵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
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

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旣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

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
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
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
五年進爵鄭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
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
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
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荅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
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
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
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

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
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榦樹不
扶自豎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旣聞更潤色
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
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
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車彼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
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
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
雖有豐稟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

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

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
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
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
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
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
餘咎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
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
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
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

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爲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

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
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
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
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郕公梁士
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
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
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
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
兵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如寬密白其狀孝
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

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
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
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齊書
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
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旣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
寬兄子魏郡守藝文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
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
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
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
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